四庫全書

史部

春秋别典卷二

明 薛虞畿 撰

魯莊公十三年起

齊桓公與魯莊公爲柯之盟十三年 魯大夫曹劌謂莊公曰齊之侵魯至於城下城壞壓境君不圖歟莊公曰嘻寡人之生不若死曹劌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及會兩君就壇兩相相揖曹劌手劍拔刃而進迫桓公於壇上曰城壞壓境君不圖歟管仲曰然則君何求

曹劌曰願請汶陽田管仲謂桓公曰君其許之桓公許之曹劌請盟桓公遂與之盟已盟摽劍而去左右曰要盟可倍曹劌可讐請倍盟而討曹劌管仲曰要盟可負而君不負曹劌可讐而君不讐著信天下矣遂不倍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略同公羊

齊桓公伐魯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曹劌謂莊公曰君寧死而又死乎寧生而又生乎公曰何謂也曰聽臣之言國必廣大身必安樂是生而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

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公曰請從明日將盟皆懷劒至壇上公左搏桓公右抽劒以自承管鮑進劇按劒曰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公曰封於汶則可不則請死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與之盟歸尚欲勿予仲曰不可人劫君君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與不可謂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

以下數十條多載桓公委任仲父言聽計從惓惓圖霸之心疑初年勵精時事也彙輯左方

有司請吏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桓公曰以告仲父如是者二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則告仲父易哉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也得仲父易為其不易也故王者勞於求人佚於得賢舜舉衆賢在位垂衣裳恭己無為而天下治湯文用伊呂成王用周名而刑措不用兵偃而不動用衆賢也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豆得無害於霸乎管仲對

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覇也桓公曰何如而害覇管仲對曰不知賢害覇知而不用害覇用而不任害覇任而不信害覇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覇桓公曰善

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朞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進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為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

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以自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乎夫泰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細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携而並至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見也從者曰萬乘之主布衣之士一日三至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禄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

縱夫子傲爵禄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天下聞之皆曰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况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

桓公得管仲隰朋辯其言說其意正月之朝令具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管子隰朋東面而立桓公贊曰自吾得聽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聰不敢獨擅願薦之祖考

桓公問治民於管子管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而

優之以德勿懼以罪勿止以力慎此四者足以治民也

桓公問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奈何管仲對曰先愛四封之内然後可以惡境外之不善者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鄰之敵國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

齊桓公問管仲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為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為戒黄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

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
禹立建鼓於朝而備訊唉也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
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
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為之其名
云何對曰名曰嘖室之議曰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
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内
於嘖室之議有司執事者咸以奉厥職事而不忘焉此
嘖室之事也請以東郭牙為之此人能以正事爭於君

前者也桓公曰善

龍闘於馬請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天之使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桓公問於管仲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以為國乎對曰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

田莫不見禽而後反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汙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已矣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為不可優則亡衆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子圖之對曰時可將與爲吾何待異

日乎公曰奈何對曰公子舉為人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為游於魯以結交焉公子開方為人巧轉而兌利請使遊於衛以結交焉曹孫宿其為人也小廉而苛狀足恭而辭給正荆之則也請使往遊以結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習閑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為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

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司理犯君顔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為也君若欲治國强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何患對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

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内則蔽賢要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為亂誅之則為人主所察按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為器甚潔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人欲用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齕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為

社鼠用事者為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者之所患也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欲舉事於國昭然如日月無愚夫愚婦皆曰善可乎管仲曰可然非聖人之道桓公曰何也對曰夫短綆不可以汲深學鮮不可以與聖人之言惠士可與辨物智士可與辨無方聖人可與辨神明夫聖人之所為非衆人所可及也民知十已則當與之爭曰不如我也百已則疵其過千已則誹而不信是故民

不可稍而掌也可并而收也不可暴而殺也可摩而致也衆不可戸說也可舉而示也

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人君者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强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云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

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人臣剛則交友絶夫剛則不和不和則不可用是故四馬不和

取道不長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由不剛也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管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小乎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管子曰令國丈夫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椁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為蔽材木盡則無以為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為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椁過度者則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為之也

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貴甚一國百姓好

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欲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公曰諾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曰少却吾惡紫臭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内莫衣紫也

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羣臣衣服輿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之食也必桂之漿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羣臣之所奢泰也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

欲禁之何不自親乎桓公曰善於是更制練白之衣大帛之冠朝一年而齊國儉也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管仲曰君無聽左右之請因能而授祿錄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君何患焉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疏乃立為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偪上

齊桓公之時霖雨十旬桓公欲伐漈陵其城之值雨也未合管仲隰朋以卒徒造於門桓公曰徒衆何以為管仲對曰臣聞之雨則有事夫漈陵不能雨臣請攻之公曰善遂興師伐之既至大卒間外士在内矣桓公曰其有聖人乎乃還旗而去之

齊桓公田至於麥丘見麥丘邑人問之子何為者也對曰麥丘邑人也公曰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壽祝寡人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

甚壽金玉是賤人為寶桓公曰至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其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在傍諫者得入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其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桓公怫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聞君得罪於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子二言之匹也子更之麥丘邑人坐拜而起曰此一言者夫二言之長也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解之

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嬖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其臣者也莫為謝至今不赦公曰善賴國家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得吾子於此挾而載之自御以師禮之於朝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

秦武公卒史記武公卒在莊十八年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有子一人名曰白白不立封平陽立其弟德公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以犧三百牢祠鄜時卜居

雍後子孫飲馬於河梁伯芮伯來朝二年初伏以狗禦蠱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邢不亡晉不敝晉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以敝晉齊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桓公乃弗救（晉伐邢年不可考似桓初年事且狄伐邢尚在閔元年晉伐或先耳）

楚成王惲元年初即位（莊二十二年熊惲殺兄堵敖代立是為楚成王）布德施惠結舊好于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小國於是楚地千里

陳宣公後有嬖姬生子欵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禦寇素愛厲公子完完懼禍及已乃奔齊莊二十二年傳備始末

晉獻公八年士蔿說公曰莊二十三四五年傳故晉之羣公子多不誅亂且起乃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始都絳九年晉羣公子既亡奔虢虢以其故再伐晉弗克十年晉欲伐虢士蔿曰且待其亂

楚成王立子文代公子元為令尹三十年傳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秋申公鬭班殺子元子文為令尹子文因鬭班之殺子元也緇帛之衣以

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家無盈積自毀其家以紓國難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勤於社稷嘗曰蔽賢者不祥專利者必害故其為政度人以用人溥惠以撫下凡以自究厥心不遑他恤於時齊桓方覇楚邦多難子文量力而動舍命不渝其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令棄法背令而釋犯

法者是理之不端而駁於法也執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以義而死也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於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顧怨萌方正公平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衛衛姬望君再拜請衛君之罪公

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為我請對曰妾望見君之入也足高氣强有伐國之志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内寡人知不為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仲乃以容貌聲音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燎燭也經二十八年書伐衛

齊桓公將伐山戎（經三十年書齊伐山戎）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羣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鄰之國不親非伯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轉禍為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左傳言伐山戎為病燕故）

也

齊桓公北伐山戎其道過燕燕君迎而出境桓公問管仲曰諸侯相迎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諸侯聞之皆朝於齊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寸而

仞有水乃掘地而遂得水

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谿中十里闟然而止瞠然而視有頃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左袪衣走馬前疾以問左右左右不見也管仲曰事必濟此登山之神俞兒也臣聞霸王之君興則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導也袪衣示前有水也左袪衣示從旁方涉也桓公果從左渡遼水遂得孤竹霸天下桓公再拜管仲馬前曰仲父之聖至於是寡人得罪久矣管仲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

無形今已有形乃知之是夷吾善承教非聖也

春秋别典卷二

春秋別典卷三

明 薛虞畿 撰

魯閔公 元年庚申在位二年周惠王十六年

衛懿公有臣曰弘演遠使未還狄人攻衛經二年書其民曰君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予焉能戰遂潰而去狄人追及懿公於滎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表因自刺其腹納懿公之肝而死齊桓

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救衛於楚丘

衛文公立是年以亂故先齊齊人入之初狄殺懿公也衛人憐之思復立宣公前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甞代惠公為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為戴公公卒復立其弟燬為文公

晉獻公太子之至靈臺蛇繞左輪御曰太子下拜吾聞

國君之子虵繞左輪者速得國太子遂不行返乎舍御人見太子太子曰吾聞為人子者盡和順君不行私欲恭嚴承命不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得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聞得國而拜其虵非君欲也廢子道不孝逆君欲不安而使我行之殆欲吾國之危明也拔劍將死御止之曰夫禎祥妖孽天之道也恭嚴承命人之行也拜祥戒孽禮也恭嚴承命不以身恨君孝也今太子恨福不福失禮殺身恨君失孝從僻心棄正行

非臣之所聞也太子曰不然吾得國君之孽也拜君之孽不可謂禮見機祥而忘君之安國之賊也懷賊心以事君不可謂孝挾偽意以御天下懷賊心以事君邪之大者也而使我行之是欲國之危明矣遂伏劍而死君子曰晉太子徒御使之拜虵祥猶惡之至於自殺者為見疑於欲國也已之不欲國以安君亦以明矣為一愚御過言之故至於身死虧子道絕祭祀不可謂孝可謂遠嫌一節之士也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之計獻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朝朝其君舉而晏御呼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子何越云為乎何為藉呼車驂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今子不正轡銜使馬卒然驚妄轢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車免劍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

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得無呼嗚哉今大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設使肉食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禍亦及臣之身臣與有其憂深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之以為師也

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國

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宫之竒在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乃遺之美男敎之惡宫之竒竒諫而不聽遂去國而伐虞遂取之

魯僖公元年壬戌在位三十二年周惠王十八年

齊桓公時江國黄國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楚大國也數侵伐欲滅取之江人黄人患楚齊桓公方存亡繼絶救危扶傾尊周室攘夷狄為陽榖之會三年貫澤之盟與諸侯將伐楚四年江人黄人慕桓公之義来會盟於貫

澤管仲曰江黄逺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無以宗諸侯不可受也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人伐江滅黄年十二桓公不能救君子閔之是後桓公信壞德衰諸侯不附遂凌夷不能復興

虞公不聽宫之奇出謂其子曰虞將亡矣惟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除闇以應外謂之忠定身以行事謂之信今君施其所惡於人闇不除矣以賄滅親身不定矣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寇知其

釁而歸圖焉已自拔其本矣何以能久吾不去懼及焉以其孥適西周三月虞乃亡晉滅虞虢俱五年冬

百里奚少時家貧流落不偶出遊以干諸侯嘗之齊齊不用又之周周不用又轉而之他久之不返其妻無以自給乃西入秦為澣婦遂與奚相失奚遂歸虞事虞公為大夫及晉獻公伐虢道出虞境遂以璧馬賂虞公假道意在併虞宮之奇語奚曰是不可不諫也奚曰貪賂玩寇公蓋不可與言者也宮之奇曰然則子將遂

已乎奚曰子盡子心吾行吾志耳竒諫虞公果不聽晉伐虢歸遂滅虞虜虞公及奚奚以歸

百里奚爲秦繆公夫人媵於秦四年秦迎婦於晉百里奚媵焉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與之時百里奚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公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繆公大悅授之

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遊困於齊而乞食銍人蹇叔収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

秦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

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為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支遂歸取鴈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

民陋以愚無知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曰君不用賔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之禄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禄也今君既得其禄矣而使臣失禄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不肖失倫臣之過也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臣處位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受之故百里奚為上卿以致之公孫支為次卿以佐之奚為秦相妻在秦知之而未敢言一日奚

者坐堂上樂作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因援琴撫絃而歌曰三其一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别時烹伏雌炊扊扅今日富貴忘我為其二曰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臨當相别時烹牝雞今日富貴忘我為其三曰百里奚百里奚母已死葬南溪墳以瓦覆以柴舂黄藜搤伏雞西入秦五羖皮今日富貴捐我為歌畢奚愕然問之乃其故妻也遂還為夫婦奚相秦勤勵自苦勞不坐乘暑不張盖行於國中未嘗從車騎操干戈及其死也秦國男女流

淸童子不歌謡舂者不相杵德澤流於後世而秦卒賴焉
宋襄公茲父爲桓公太子有後妻子曰公子目夷公
愛之茲父爲公愛之也欲立之請於公曰請使目夷立
臣爲之相兄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舅在衛愛
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絶跡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
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彊以請公公許之將立公
子目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今弟立而兄
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爲之目夷將逃乃逃之衛

兹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事八年使人召兹父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兹父乃反公復立之以為太子然後目夷歸也畧見傳此尤詳

宋桓公病太子兹父讓其庶兄目夷為嗣桓公義太子意竟不聽桓公卒太子兹父立是為襄公以其庶兄目夷為相未葬而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九年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以問管仲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歖日之役者有

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焉

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儐者延而進之分級

而坐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

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

意之也管仲曰吾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也對曰臣聞

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鐘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縗絰

之色勃然充滿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

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君呼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

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聖人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尊祿而禮之此條年不可考

晉初與會獻公死九年國內亂秦繆公僻遠不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荆蠻有之夷狄自置惟獨齊為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賔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

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縣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

桓公既伯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

懷氏封泰山禪云云宓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黄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縣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

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皇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類至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桓公乃止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斵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

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乎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鐘昭寡人之名焉寡人

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吾圍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剗令支而反者武也吾為葵丘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直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相讓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詘於一劍非武也姪娣不離懷衽非文也凡為不善遍於物不自知者無天

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其聽甚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桓公曰寡人有過乎幸記之社稷之福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日寡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者君乘駮馬而盤桓迎日而馳乎公曰然管仲對曰此駮象也駮食虎豹故虎伏馬桓公外舍而不鼎饋中婦諸子謂宮人盍不從乎君將有行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

我有行者宫人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曰女言聞吾有行也對曰妾聞之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内憂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鼎饋君非有内憂也妾是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及也而言乃至焉吾是以語女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為之奈何中婦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為人持接也未嘗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邪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之

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無方而富者生也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此謂道之榮桓公退再拜請若此言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父而問之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觀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為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牸生子而大賣之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隣聞之以臣為愚故名此谷

為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何為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為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此叟者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為愚者也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乎

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甯戚飲酒桓公謂鮑叔姑為寡人祝乎鮑叔奉酒而起曰祝吾君無忘其出而在莒也使

管仲無忘其束縛而從魯也使甯戚無忘其飯牛於車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皆無忘夫子之言齊之社稷必不廢矣此言常思困隘之時必不驕矣

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裒衣應步帶著桃殳桓公怪而問之曰是何名何經所在何篇所居何以斥逐何以避余丈夫曰是名二桃桃之為言亡也夫日慎桃何患之有故亡國之社稷以戒諸侯庶人之戒在於桃殳桓公說其言與之共載來年正月庶人皆佩

桓公置酒令諸大夫曰後者飲一經程管仲後當飲一經程飲其半而棄其半桓公曰仲父當飲一經程而棄之何也管仲曰臣聞之酒入口者舌出舌出者失言失言者棄身與其棄身不寧棄酒乎桓公曰善

齊桓公出遊於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是為何墟野人曰是為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曷為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為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

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為墟也桓公歸以語管仲曰其人為誰桓公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於是桓公招野人而賞焉

里克殺奚齊卓子使告公子求入而納之公子以告子犯子犯不可曰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家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

以導民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子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大小大喪大亂之剡也父母死為大喪讒在兄弟為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里克殺君九年事

狐突遇申生兒乃謠曰共太子更葬矣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兄十年

鮑叔有疾管仲為之不內水漿曰馬為知已者良士為知已者死鮑子亡天下莫知我安用水漿

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父

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鮑子負販于南陽吾三辱于市鮑子不以我為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說王者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為貪知我之不足於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為知已者死而況為之哀乎

秦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方

共食其肉繆公問曰是吾駿馬也諸人皆懼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即以次飲之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繆公圍之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潰圍繆公卒得以解難勝晉獲惠公以歸此德出而福反也韓之戰在十五年

齊桓公問於甯戚曰管子今年老矣若棄寡人而就世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吾何如而使奸邪不起民衣食足乎甯戚對曰要在得賢開其

道路而任之桓公曰得賢奈何甯戚對曰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舉足而至矣桓公曰既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崛奇之士踵門而求見寡人者甯戚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而用之疑位之卑祿之薄也且夫國之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賢諂諛在傍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也訊獄詰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

執事適欲擅國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求處五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是故明王聖主之治若夫江海無不受故長為百川之主明王聖君無不容故安樂而長久由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也桓公曰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為式本也

管仲有疾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

叔牙曰不可其為人廉潔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黄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其猶能以國寧乎管

仲對曰君請矍已乎鮑叔牙之為人也好直賔胥無之為人也好善甯戚之為人也能事孫在之為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對曰鮑叔之為人也好直而不能以國詘賔胥無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詘甯戚之為人也能事而不能以足息孫在之為人也善言而不能以口息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詘信然後能以國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為人也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

喟然而嘆曰天之生朋以為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嘊嘊旦夕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愛將安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北郭有狗嘊嘊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豎刁其身之不愛焉能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西郭有狗嘊嘊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子

遂卒十月隰朋亦卒桓公去易牙竪刁衛公子開方五味不至於是乎復反易牙宫中亂復反竪刁利言卑辭不在側復反衛公子開方桓公内不量力外不量交而力伐四隣公薨六子皆求立公死七日不斂九月不葬齊國大亂

桓公問管仲疾管仲曰臣願君之遠易牙竪刁堂誣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味事公公曰唯烝嬰兒之未嘗於是蒸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

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內而姤竪刁自刑而為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也將何有于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偽不久盖虛不長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者廢之官逐堂巫而苛病起兵逐易牙而味不至逐竪刁而宮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有悖乎乃復四子者處期年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有一婦人遂從竇

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饑而欲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刁堂誣公子開方四人分其齊國塗十日不通矣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食將不得矣公曰嗟乎茲聖人之言長乎哉死者無知即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地下乃援素襪以裹首而絕死十一日蟲出户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揚門之扇

十二年管仲受享禮於王以后不見經傳十七年冬經書齊侯小白卒仲卒當在十四年十五年中管子書記仲戒公勿用易牙豎刁開方仲卒公逐三子未幾復用處朞年而三子作亂則公亦薨是可証也

春秋别典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春秋別典卷四至六

詳校官編修臣黄壽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沈恕

春秋別典卷四

明 薛虞畿 撰

魯僖公十四年起

丕鄭子豹奔秦說繆公曰晉君無道百姓不親可伐也繆公曰百姓苟不使何故能誅其大臣能誅其大臣此其調也不聽而陰用豹見十年傳

宋襄公欲為盟會召楚王楚王怒曰召我我將好往襲辱之遂行至盂遂執辱宋公已而歸之二十一年事廿二年為鹿上之

盟廿三年戰于泓次年襄公卒

晉文公入國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秦穆公納重耳至于河令棄籩豆茵席顏色黎黑手足胼胝者在後咎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吾亡也十有九年矣今將反國夫子不喜而哭何也其不欲我反國乎對曰籩豆茵席所以安者也而棄之顏色黎黑手足胼胝所以執勞苦而皆後之臣聞國君蔽士無所取忠臣大夫蔽遊無所取忠友今至於國臣在所蔽之中矣不勝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禍福利害

不與外氏同之者有如白水視之乃沉璧而盟介子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耳天未絶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公而何唯二三子者以為己力不亦誣乎文公即位賞不及推推母曰盍亦求之推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其母曰能如是與若俱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乃縣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既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

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于中野文公出見書曰嗟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名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于是文公表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子推田號曰介山

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饑而道泣寢臥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克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饑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為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

之故知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吾欺也恃吾不可欺也

晉文公亡時陶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狐陶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不及吾也意者君忘我歟我有大故與子試為我言之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躭我以道說我以

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為成人者吾以為上賞防我以禮讓我以誼著援我使我不得為非數引我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為次賞夫勇壯强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于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為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為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内史叔輿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

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公反國擇可爵而爵之擇可祿而祿之舟之僑獨不與焉文公酌諸大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子盍為寡人賦乎舟之僑進曰君子為賦小人請陳其辭辭曰有龍矯矯將失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反其淵安寧其處一蛇脂乾獨不得其所文公瞿然曰子欲爵也請待旦日之期子欲祿耶請今命廩人舟之僑曰請而得其賞廉者不受也言盡而名至仁者不為也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

則苗草興起莫之與禦今為一人言施一人猶為一塊土下水也土亦不生之矣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

晉文公反國酌士大夫酒召咎犯而將召艾陵而相之授田百萬介子推無爵齒而就位觴三行介子推奉觴而起曰有龍矯矯將失其所有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入深淵得其安所蛇脂盡乾獨不得甘雨此何謂也文公曰嘻是寡人之過也吾為子爵歟待旦之朝也吾為

子田鄋河東陽之間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爭而得財廉士不受也文公曰使我得反國者子也吾將以成子之名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為人子而不能承其父者不敢當其後為人臣而不見察於其君者則不敢立於其朝然推亦無索於天下矣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為之避寢三月號呼朞年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此之謂也文公待之不肯出求之不能得以謂

焚其山宜出乃焚其山不出而焚死

晉文公反國李離為大理過殺不辜自繫曰臣之罪當死文公令之曰官有上下罰有輕重是下吏之罪也非子之過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下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過聽殺無辜委下罪死非義也臣之罪當死矣文公曰子必自以為有罪則寡人亦有過矣李離曰君量能而授官臣奉職而任事臣受印綬之日君命曰必以仁義輔政寧過于生毋失于殺臣受命不稱壅

惠赦恩如臣之罪乃當死君何過之有且理有法失生即生失殺即死君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任臣以理今離刻深不顧仁義信文墨不察是非聽他詞不精事實掠服無罪使百姓怨天下聞之必議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積于百姓惡揚于天下權輕于諸侯如臣之罪是當重死文公曰吾聞之也直而不枉不可與往方而不圓不可與長存願子以此聽寡人也李離曰君以所私害公法殺無罪而生當死二者非所以教于國也離

不敢受命文公曰子獨不聞管仲之為人臣也身辱而
君肆行汙而霸成李離曰臣無管仲之賢而有汙辱之
名無霸王之功而有射鉤之累夫無能以臨官藉汙以
治人君雖不忍加之于法臣亦不敢汙官亂治以生臣
聞其命矣伏劍以死
晉文公問咎犯曰誰可使為西河守者咎犯對曰虞子
羔可也公曰非女之讐也對曰君問可為守者非問臣
之讐也羔見咎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而薦之於君

得為西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

翟人有獻封狐文豹於晉文公文公受客皮而嘆曰此以皮之美自為罪夫治國者則以名號為罪徐偃王是也以城與地為罪虞虢是也

晉文公時翟人有獻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嘆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為罪也大夫欒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

欒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列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

晉文公問政於舅犯舅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禄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其斯之謂乎

文公舉兵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隣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之言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

而還未至有伐其北鄙者此舉疑未救宋之前信義未孚威聲未振時事

晉文公見咎季其廟傅于西墻公曰孰處而西對曰君之老臣也公曰西益而宅對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力其墻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僕僕頓首子軫曰呂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君之明羣臣之福也乃令于國曰毋淫宮室以妨人宅版築以時無奪農功

齊無道起兵攻魯魯君患之召其相曰為之奈何對曰

夫柳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主君試召使于齊魯君曰吾千乘主也身自使於齊齊不聽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臣聞之乞火不得不望其炮矣今使柳下惠于齊縱不解於齊兵終不愈益攻於魯矣魯君乃曰然乎相即使人召柳下惠來入門祛衣不趨魯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饑而求黍稷渴而穿井者未嘗能以懽喜見子今國事急百姓恐懼願藉子使夫齊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齊侯曰魯君將

懼乎柳下惠曰臣君不懼齊侯忿然怒曰吾望而魯城芒若類失亡國百姓發屋伐木以救城郭吾視若魯君類吾國子曰不懼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人出周封于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于齊相與出周南門刲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罪若此刲羊矣臣之君固以刲羊不懼矣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柳下惠姓名不見於經唯二十六年齊伐吾北鄙公使展喜犒師受命於展禽微見其名於傳耳下數條皆無據但併附柳下惠之後

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岑鼎往齊侯不信而反之以為非也使人告魯君柳下惠以為是因請受之魯君請于柳下惠下惠對之曰君之欲以為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於此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所難也魯君乃以真岑鼎往柳下惠可謂守信矣非獨存己之國也又存魯君之國信之于人重矣猶輿之輗軏也故孔子曰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此之謂也

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

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

柳下惠三黜於魯而不去也其妻謂之曰子無乃瀆乎吾聞之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恥矣惠曰彼為彼我為我雖裸裎安能汙我由由然與之處柳下惠既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邪則二三子不如妾之知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而不彊察兮蒙恥救民德彌

大兮雖遇三黜而心不易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呼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曰惠兮於是門人從之以惠為誄云

城濮之戰（二十八年）文公謂舅犯曰吾卜戰而龜熸我迎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荊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為何如舅犯曰卜戰龜熸是荊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王

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荆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衞為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荆人大敗

晉文公與荆人戰於城濮君問於舅犯舅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君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荆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舅犯侍

者曰城濮之戰舅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舅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係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晉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

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

晉文公問箕鄭曰救饑奈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則羣臣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怠信事則不失天時百姓不踰信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之

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文公用之而勝鄴將賞趙衰衰曰君將賞其末乎賞其本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郤虎公召郤虎郤虎曰言之易

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虎非親言之者也而賞及之此疏遠者之所以盡能竭智者也

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姦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姦者惑也夫淫惑者之國不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正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素流于華葉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於是君子聞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由無佐也疑踐土盟

辭

晉文公田于虢遇一老夫而問曰虢之爲虢久矣子處此故矣虢亡其有說乎對曰斷則不能諫則無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之此虢之所以亡文公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趙衰曰今其人安在君曰吾不與之來也趙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人今之君子聽其言而棄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

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問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閑而近人故得魚鱉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歸人將君之於是文公恐歸道遇欒武子武子曰獵得獸乎而有悅色文公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欒武子曰其人安在乎曰吾未與來也欒武子曰居上位而不恤其

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載老古與俱歸

晉文公出田逐獸碭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問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獻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遂出澤公令曰子之所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移徙之小澤則必有九繒之憂黿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釣射之憂今君逐獸碭入至

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曰君何以名為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斂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海失禮于諸侯内逆民心一國流亡漁者雖得厚賜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歸國臣亦反吾漁所

晋文公出獵前驅曰前有大蛇高如隄阻道竟之文公曰寡人聞之諸侯夢惡則脩德大夫夢惡則脩官士夢惡則脩身如是而禍不至矣今寡人有過天以戒寡人

還車而返前驅曰臣聞之喜者無賞怒者無刑今禍福
已在前矣不可變何不遂驅之公曰不然夫神不勝道
而妖亦不勝德禍福未發猶可化也還車反宿齋三日
請于廟曰孤少犧不肥幣不厚罪一也孤好弋獵無度
數罪二也孤多賦斂重刑罰罪三也請自今以來者關
市無征澤梁無賦斂赦罪人舊田半稅新田不稅行此
令未半旬吏夢大帝殺蛇曰何故當聖之道為而罪當
死發夢視蛇臭腐矣謂文公曰然夫神果不勝道而妖

亦不勝德奈何其究理而任天也應之以德而已

晉文公好苴服當文公之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羔羊之裘練帛之冠且苴之履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故苴服為其難為也然為而文公説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

晉文公行地登遂大夫皆扶之隨會不扶文公曰會夫為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對曰其罪重死文公曰何為重死對曰身死妻子為戮焉隨會曰君奚獨問為

人臣而忍其君者而不問為人君而忍其臣者耶文公曰為人君而忍其臣者其罪奚如隨會對曰為人君而忍其臣者智士不為謀辯士不為言仁士不為行勇士不為死文公授綏下車辭大夫曰寡人有腰痺之病願諸大夫勿罪也以上諸條年次無証據姑附文公城濮圖霸之後三十二年冬文公卒次年敗秦師于殽

先軫欲要功獲名利以秦不假道之故秦伐鄭弦高以十二牛犒師即此年請要秦師襄公曰不可夫秦伯與吾先君有結先君

一日甍而以師擊之是孤之負吾先君敗鄰國之交而失孝子之行也先軫曰先君甍而不弔贈是無哀吾喪也興師經吾地不假道是弱吾孤也且柩畢尚薄屋無哀吾喪也興師卜曰大國師將至請擊之則聽先軫興師要殽擊之匹馬隻輪無脱者大結怨構禍于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骸糜爛國家十有餘年卒喪其師詳見三十三年傳

春秋別典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别典卷五

明　薛虞畿　撰

魯文公元年乙未在位十八年周襄王二十六年

晉襄公使人於周曰敝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龜曰三塗為祟使下臣願藉塗而祈福焉天子許之萇弘謂劉康公曰夫祈福於三塗而受禮於天子此柔嘉之事也而客武色願公備之晉果襲聊阮梁蠻氏

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

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繆公示以宫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治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由余歎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黄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督責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簒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居淳德以遇其下下懐忠信以事

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内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内史廖曰戎王處僻陋未聞中國之聲君誠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恠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詧而後令内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

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客禮待之左傳秦戰彭衙在二年按史記秦誘由余在戰彭衙之後

秦繆公問於由余曰古者明王聖帝得國失國當何以也由余曰臣聞之當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繆公曰願聞奢儉之節由余曰臣聞堯有天下飯于土簋啜于土瓶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堯釋天下舜受之作為食器斬木而裁之銷銅鐵脩其

刃猶漆黑之以為器諸侯侈國之不服者十有三舜釋天下而禹受之為祭器漆其外而朱畫其内繒帛為茵褥觴勺有彩為飾彌侈而國之不服者三十有二夏后氏以沒殷周受之作為大器而建九傲食器雕琢觴勺刻鏤四壁四帷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有二君好文章而服者彌侈故曰儉其道也繆公説拜由余為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利既以得矣舉兵而伐戎兼國十二開地千里繆公奢主能聽賢納諫故霸

西戎淫於樂誘於利以亡其國由離質樸也

繆公益厚孟明視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鄗以報殽之役事三年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為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黄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為流涕曰嗟乎秦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

鼓

秦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以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馬者絶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儋纆采薪者九方堙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丘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黄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繆公不悅

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此乎此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亡其粗在内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遺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此條年無考證按傳六年秦繆公卒此宜附之繆公未卒之年云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饑

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為聲而襲秦為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荆人輟行康公六年立十八年卒事希見

楚莊王立為君十四年立三年不聽朝乃令于國曰寡人惡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主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禄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鐘鼓之間左伏揚姬右擁越姬左裯衽右朝服曰吾鐘鼓之不暇何諫之聽

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荆國亡而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刎鐘鼓之縣明日授蘇從為相莊王涖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士慶問左右羣臣曰王涖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胡不入諫左右曰子其入矣士慶入再拜而進曰隱有大鳥來止南山之陽三年不蜚不鳴不審其故何也王曰子其去矣寡人知之矣士慶曰臣言亦死不言亦

死願聞其說王曰此鳥不蜚以長羽翼不鳴以觀羣臣之慝是鳥雖不蜚蜚必冲天雖不鳴鳴必驚人士慶稽首曰所願聞已王大悅士慶之問而拜之以為令尹授之相印士慶喜出門顧左右笑曰吾王成王也中庶子聞之跽而泣曰臣尚衣冠御郎三年矣前為豪矢而後為藩蔽王賜士慶相印而不賜臣臣將死有日矣王曰寡人居塗泥中子所與寡人言者内不及國家外不及諸侯如子者可富而不可貴也於是乃出其國寶璧玉

以賜之曰忠信者士之行也言語者士之道路也道路不脩治士無所行矣

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無饑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饑倦也樊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歟中國之士歟莊王曰則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者何也姬曰妾得於王尚湯沐執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遣人之梁鄭之閒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與妾

同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私願蔽衆美欲王之多見則娛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爲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楚沈令尹一作虞丘子左宣十一年令尹蔿艾城沂即叔敖叔敖始見傳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孼則禱于山川曰天其忘予歟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

孫叔敖為嬰兒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其故叔敖以告曰聞見兩頭之蛇者死向者吾見之恐其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之福汝則不死也及長為楚令尹未治而國人信其仁也

孫叔敖沈尹董相與友叔敖遊於郢三年聲問不知修行不聞沈尹董謂叔敖曰能令人主上至於王下至於霸我不若子耦世接俗以適主心子不如我子何不歸

耕乎吾將為子遊沈尹董遊於郢荆王欲以為令尹辭曰有孫叔敖者聖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荆王於是迎叔敖以為令尹十二年而霸此沈尹董之力也

楚令尹虞丘子復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求顯榮才之所不著無當其處臣為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訟獄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羣賢路尸禄素餐貪禄無饜臣之罪當稽于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

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于中國令行於絶域遂霸諸侯非子而何虞丘子曰久固禄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為人臣而不忠王又何以為忠臣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丘子菜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為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見于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

刑戮而不骫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

孫叔敖為楚令尹一國士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麄衣冠白冠后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亡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孫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叔敖蹵然易容曰小子不敏何足以知之敢聞何謂三利何謂三患狐丘丈人曰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禄厚者怨歸之此之謂也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乎狐丘丈人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一作謂丘封人

孫叔敖相楚三月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信

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矛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令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庳車王以為庳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

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

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孫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道富貴士驕君曰國非士無道安强人君幾至失國而不悟士幾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

道定矣夏桀殷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為是以不合其取舍者為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褊國驕士民哉

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而有饑色

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雲夢之野莊王知其可為令尹也乘馬三年而不知其牝牡

孫叔敖妻不衣帛馬不食粟乘棧車牝馬披羖羊之裘從者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温何不為也叔敖曰吾聞君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無徳以堪之矣

楚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筴聞於國莊王召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觀布衣者其交皆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家必日益而身益安此所謂吉人者也觀事君者其交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措事日

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者也人主朝臣皆多賢左右皆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名聲日顯此所謂吉主者也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莊王曰善於是乃招聘四方之士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卿相遂成霸功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何對曰臣未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聞身亂而國

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莊王曰善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霤者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霤廷理斬其輈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為王泣曰為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為立法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棄君下陵上也臣棄君則主失威下陵上則上危位社稷不守何以遺子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死楚莊王之時

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內少師慶逐之太子怒入謁王曰少師慶逐臣車王曰舍之老君在前而不踰少君在後而不豫是國之寶臣也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欠三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者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我聞之說人主者皆閑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已曰若與子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

不與子比賢矣遂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已來汝將諫也諸御已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且已聞之土負水者平木負繩者直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民之釁咎血成于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諫乎顧臣愚竊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時吳未有子胥事恐後人增入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國危桀殺關龍逄而湯

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用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己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危一作色加諸寡人故皆至於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諸寡人故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吾將與為兄弟遂解層臺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萊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萊乎薪乎無諸御已訖無人

乎

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不往子佩北面立於殿下曰昔者君王許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强臺强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亡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

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棄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示君而泣曰得

為君之妾幸甚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賜死若復幸於左右願君必察之無為人笑君因信妾餘之詐為棄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為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不知也今乃欲强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肖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

楚莊王賜其羣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上燭滅有牽王后衣者后扢冠纓而絶之言於王曰今燭滅有牽妾衣者妾扢其纓而絶之願趣火視絶纓者王曰止立出令曰與寡人飲不絶纓者不為樂也於是纓絶無完者不知王后絶纓者誰於是王遂與羣臣歡飲乃罷後吳興師攻楚有人常為應行五合戰五陷陣却敵遂取大軍之首而獻之王怪而問之曰寡人未嘗有異於子何為於寡人厚耶對曰臣先殿上絶纓者也當時宜以

肝膽塗地負日久矣未有所効今幸得用於臣之義尚可為王破吳而强楚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蘩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因以安故曰茍有志則無非事者此之謂也

楚莊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隨兕一作科雉）申公子培刼而奪之王命誅左右進諫曰子培賢者此必有故願察之不出三月子培病而死邲之戰楚大勝晉賞有功者培之弟進曰臣兄有功於車下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是以驚懼而爭得之伏其罪而死王令人發而視之於故記果有乃厚賞之

楚莊王所愛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下令有敢諫者死優孟入哭曰馬者王之所愛也

楚國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葬之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於是以馬屬太官

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囷倉粟有餘者下民多饑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餘衍之蓄聚于府庫者境内多貧困之民皆失君人之道故廚庖有肥魚廄有肥馬民有饑色是以亡國之君藏於府庫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

漁人者知之其以此諭寡人也且令行之於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出倉粟發幣帛而振不足罷去後宮不御者出而妻鰥夫楚民欣欣大悅鄰國歸之故漁者一獻餘魚而楚國賴之可謂仁智矣

魯宣公者魯文公之弟也文公薨年十八文公之子赤立為魯侯宣公殺子赤而奪之國按傳十八年公薨襄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惡文公太子視其弟也宣公文公妃敬嬴子接立為魯侯公子肹者宣公之同母弟也宣公殺子赤而肹非之宣公與之祿則

曰我足矣何以兄之食為哉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其仁恩厚矣其守節固矣故春秋美而貴之宣十七年

經特書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庶弟稱公弟予之也

晉靈公造九層之臺費用千金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荀息聞之上書求見靈公張弩持矢見之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鷄子其上公曰子為寡人作之荀息定顔色定志意以棊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懼慴息靈公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危哉荀息曰不危

也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見之荀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國用空虛鄰國謀議將興社稷亡滅君欲何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也乃至于此即壞九層臺也按左傳荀息死奚齊卓子之難靈公時而稱荀息恐非是靈公文六年立宣二年弒

春秋别典卷五